

虞初志合集之一

虞
初
志

虞初志合集之一

虞初志

本书根据扫叶山房书局一九二六年版复印

虞初志

上海书店出版

(上海福州路401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影印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 1/4

1986年6月第一版 1986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5000

J154·1 定价 1.50元

虞初志合集出版说明

『虞初志』是我国文言古典小说文献的一种体裁。大体上说，它是一种小说的总集，以辑录情文并茂的传记文学名篇于一编的职志。从明代中期出现第一部《虞初志》以后，直至新中国建立前，陆续出现了许多部以『虞初』命名的文言古典小说总集，收录了不少令人喜爱的传记文学作品。当然由于编录时代的局限，其中泥沙杂下，也有不少封建反动意识的作品被收录在内。但从积极的一面看，它们仍然保存了较多可读的文言短篇小说作品，所以我们辑集了六种以『虞初』命名的小说总集，汇编景印，以便利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小说的研读同志。

六种『虞初』志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虞初志

《虞初志》七卷，所收者除了卷一的开头部分选录梁·吴均所作《续齐谐记》十七则而外，绝大部分都是唐人所作的志怪小说和传奇名篇。

编者不著姓氏，成书当在明代弘治、正德以后，因为卷一所录《续齐谐记》后面有跋语说：『右此记梁奉朝请吴均撰。是书亦罕得佳本，惟外舅都公家藏有之，命余铍梓以传焉。』表明《虞初志》编选时对于《续齐谐记》是采用都穆命其外甥的刻本。都穆是明弘治己未（一四九九年）进士，官至太仆少卿，富藏书，并喜刊刻善本。《虞初志》既及采用弘、正刻本的书册，则本身的成书至早也得在正、嘉年间了。此书的明代万历年间吴兴凌性德翻刻本，题曰『石公袁宏道参评，赤水屠隆点阅。』凌性德的刻书序说：『石公往矣，无殁其所嗜，愿梓之以公同好。』按，袁宏道去世于明万历三十八年（一六一〇年），则凌氏刊行加评本，当在万历季年。此本评语，不仅有袁、屠（赤水，生于一五四二年，卒于一六〇五年）两家，还有著名剧作家、『临川四梦』的著者汤显祖（字若士，生于一五五〇年，卒于一六一六年）以及李贽（字卓吾，生于一五二七年，卒于一五九二年）等人。书前序文，除汤显祖一篇外，还有明代中晚期著名作家太原王穉登（生于一五三五年，卒于一六一二年）所写序文。王序表明，是为吴仲虚刻本而作。王重民云：『吴仲虚有西爽堂，颇以刻书名世，《虞初志》其所刻书之一也。』（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第三九六页）。那么，凌刻加批的底本，源出吴仲虚刻本，它的刻成当在万历中年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百四十四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二著录《陆氏虞初志》八卷，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。并说：『旧本题《陆氏虞初志》，不著其名。惟第一卷中《续齐谐记》有跋，称得于外舅都公家，疑为都穆婿也。』天一阁向四库馆进呈的这个版本，必早于吴仲虚、凌性德的刊本，但也不可能早于弘、正之前，因为它所录的《续齐谐记》后面，同样有『外舅都公命余钁梓』的题跋。不同的地方，一是书题上冠有『陆氏』二字；二是这个版本是八卷，较吴、凌刻本到今本多一卷。题称《陆氏虞初志》，可能是陆姓的刻本，也可能编选者就是陆氏，但是名字并无记载。《四库存目》根据此书卷一《续齐谐记》后面的跋语，径测陆氏为都穆之婿（应是外甥），是错误的。因为这段跋语，是为刊刻《续齐谐记》而作，不是为《虞初志》作的。至于《陆氏虞初志》原为八卷，大约后来的翻刻本是删去了最后的一卷。

这次我们用以影印的，是采用一九二六年上海扫叶山房一个新式标点的铅排本，它完全是以吴、凌刻本为依据的。

（二）虞初新志

《虞初新志》二十卷，清·张潮辑。潮字山来，新安人。所选大致是当代作家所写人物传记，有神仙、英杰、艺人、女流各类人物，也有动物如义猴、孝犬的描述；卷十五潘介《中泠泉记》。卷十九南怀仁《七奇图说》等少数篇章则为地理、景物记述。

书前有清康熙癸亥（一六八三年）自序，后有康熙庚辰（一七〇〇年）自跋。康熙庚辰始有第一刻本，至乾隆庚辰（一七六〇年）有广陵诒清堂重刻袖珍本。近世铅印、石印翻刻本很多。此次用一九五四年北京文学古籍刊印社铅印本影印，文学古籍社本则用一九三五年上海开明书店点校本的纸型重印的。

（三）虞初续志

《虞初续志》十二卷，清·郑澍若编。澍若字醒愚，始末不详。书前有嘉庆七年壬戌（一八〇二年）自序，称『予闲取国朝（清朝）各名家文集暨说部等书，手披目览，似于山来先生《新志》之外，尚多美不胜收，爰择录其尤雅者，名曰《虞初续志》。』书成有当年养花草堂初刻袖珍本，至咸丰九年（一

八五九年）又有琅环山馆刻本。我们据清末上海广智书局断句铅排本影印。

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》子部小说类著录《虞初续志》为十卷本，注：『通行本』，提要云：『是本所录只十卷；他本尚载珠泉居士《续板桥杂记》一卷，雪樵居士《秦淮闻见录》一卷，疑其书原为十二卷。』现我们据印之本是十二卷足本。按，张潮的书收录了余怀的《板桥杂记》，则《续志》自应有《续板桥杂记》等篇，十卷为删削不足之本，是可以肯定的。

（四）虞初支志甲编

《虞初支志甲编》四卷，近人青坨山人（湖北罗田人）编，由其子王夔强缮录。此书搜集材料，自清光绪、宣统开始，至民国时，历十五、六年，『所得不下千篇』，名曰《虞初支志》，由于不能一时并出，仿宋·洪迈《夷坚志》以天干分编之例，首出甲编。甲编前有编者青坨山人庚申（一九二〇年）冬十二月序，王夔强辛酉（一九二二年）夏跋。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，只出过甲编，以下各编均未刊。今据商务本影印。

（五）虞初近志

《虞初近志》增订重编本十二卷，安徽泾县胡寄尘编。寄尘名怀琛，一八八六年生，一九三八年卒。泾县有古安吴渡，故署称『安吴胡寄尘编订』。《近志》原编于民国二年（一九一三年）八月，上海广益书局铅排本。至二十一年（一九三二年）九月增订重编，扩充至十二卷，仍由广益排印。今用广益增订足本影印。

（六）重订虞初广志

《重订虞初广志》十六卷，近人鄮水（浙江宁波）姜泣群选编。今用一九一五年光华编辑社铅排本影印。

我们这次汇编所收六种外，尚有明·汤显祖《续虞初志》，明·邓乔林《广虞初志》，清·黄承增《广虞初新志》三种，今介绍情况如下：

《明史·艺文志》子部小说家类著录：『汤显祖《续虞初志》八卷。』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书库有此书的万历间刻本，只有四卷，原题云：『临川汤显祖

若士评选，钱唐钟人杰瑞先校阅。』

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明刻本《广虞初志》四卷，明·邓乔林辑。据自序，乔林字迁甫，西陵人。此为广汤氏之作，全书凡收二十篇，惟《中山狼传》为明人作。（见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第三九六页。）

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》子部小说类著录《广虞初新志》四十卷一部，清嘉庆癸亥（一八〇三年）原刻本。提要云：『清·黄承增撰。承增字心庵，歙县人。是编前载承增癸亥自序，其书以邑人张潮所辑《新志》仅就同时诸家手授抄本，搜罗未广。百余年来，前人全集既多刊行，后起作家亦复林立，因补收博采，广为此书。与郑澍若辑《虞初续志》同时梓行，而承增所收特博。』

上述汤、邓二编，因流传稀少，从版本的观点看，属于珍品，至论内容，所收皆寻常易见之篇。而黄承增一编，搜罗广博，价值颇大，但嘉庆一刻以后，未曾重印，征集较难，我们至今尚未求得底本，只有留待今后补印。

『虞初』释词及『虞初书』内涵的变革

『虞初』一词，后来作为『小说』的代称，但它本来是个人名，这人是西

汉武帝时的一位小说家，在宫廷中以敷说前朝故事——在当时来讲，是说周朝史事，犹如赵宋王朝的说书人讲五代史事一样——而大亨盛名，以至于张衡《西京赋》都要为之挂上一笔，曰『小说九百，本自虞初。』虞初讲的前周故事，编写成书，竟有九百四十三篇之多，书名题称《虞初周说》，著录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诸子略的小说家。《汉书》著录的典籍，总共有五百九十六种，单种篇帙之大，没有超过《虞初周说》的。所以顾实《汉书艺文志讲疏》特为此书写一笔道：『本志篇帙，莫此为众。』在当时来说，虞初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多产作家。

列于《汉书》小说家的《虞初周说》，讲的是前周故事，但与周史是两回事。这与《三国演义》当然不是陈寿的《三国志》一样。《虞初周说》九百多篇早已佚亡，具体的内容我们不清楚。但在几种古典文献中，曾有三段引用《周书》而不见于今传《周书》（或称《汲冢周书》，或称《逸周书》）而其词旨又大不类于作为史籍的《周书》的，其文是：

天狗所止地尽倾，余光烛天为流星，长十数丈，其疾如风，其声如雷，其光如电。（《山海经》郭璞注十六引）

穆王田，有黑鸟若鸢，翩飞而跂于衡，御者毙之以策，马佚，

不克止之，蹶于乘，伤帝左股。（《文选》李善注十四引）

岍山，神蓐收居之。是山也，西望日之所入，其气圆，神经

光之所司也。（《太平御览》三引）

清代专门研究《周书》的学者朱右曾（江苏嘉定人），依据此种情况，提出他的看法，认为这些被引的《周书》，其实是《虞初周说》的逸文，非史书而为小说也。写在他著的《逸周书集训校释》卷十一中。

西汉时代，是否已经有了敷说前朝故事的宫廷稗官（说书人）呢？这是人证俱在的。汉代赵晔著的《吴越春秋》，其中写伍子胥事各篇，实际上就是唐代《伍子胥变文》的母本。南京大学中文系陈中凡教授生前在《南大学报》上发表过论文，论证《吴越春秋》的某些部分实际上是小说，属于说前朝故事的平话小说。后来，考古发掘在汉墓中得到了说书俑的造像，就更加说明问题了。

《虞初周说》九百多篇亡佚了一千多年，《虞初》的盛名被作为『小说』的代词没有被人忘记，可是并不再有『虞初书』的实体。大概是到了明代中期的正、嘉年间，才又重新出现了以『虞初』命名的小说书，不过这时期编刻

出来的小说书《虞初志》的内容，绝对不再是说周朝故事，也绝不是说前元平话，而是一部梁朝到唐朝的志怪小说与传奇文学的总集。大体上说，讲这部《虞初志》类如我们今天见到的《唐宋传奇集》（鲁迅编）、《唐人小说》（汪辟疆编）等，也不为过。因此说，作为小说家的《虞初》书复活时，已不再是演讲历史故事的小说集了。

但，这一变可没有巩固。到清初，新安人张潮再次套用《虞初》之名，编录《新志》，它的内涵模式，又来了一次革新。它是以传记文学为主体的散文小说为辑录的对象，而且这一改革巩固了《新虞初》的结构，此后连续出现的《虞初》书，无一不依张潮的模式。

张潮这位先生，我们也不会忘记他是一位勤劳的古代出版家，又是一位深知情趣的作家。张潮刊刻了两部大丛书，一曰《昭代丛书》，一曰《檀几丛书》，保存与流通了不少清初人的各类著作，特别是小品文学。他又著有《幽梦影》、《贫卦》、《书本草》、《花鸟春秋》、《补花底》、《酒律》等书，其中如《幽梦影》在古典文学中是久享盛名的散文佳作。更重要的是，张潮变革《虞初》的内容模式，在中国文学史上似乎应记一功。

點校虞初志序

昔李太白不讀非聖之書，國朝李所吉亦勸人弗讀唐以後書，語非不高，然未足以繩曠覽之士也。何者？蓋神丘火穴，每害山川岳瀆之大觀；飛墓秀萼，每害豫章竹箭之美殖；飛鷹立鵠，每害祥麟威鳳之遊栖；然則稗官小說，奚害於經傳子史？游戲墨花，又奚害于涵養精神耶？東方曼倩以歲星入漢，當其極諫時，雜滑稽；馬季長不拘儒者之節，鼓琴吹笛，設絳紗帳，前授生徒，後列女樂；石曼卿野飲狂呼，巫醫阜隸從之游；之三子，曷嘗以調笑損氣節，奢樂墮儒行，任誕妨賢達哉？讀書可譬已。太白故頽然自放，有而不取，此天授，無假人力。若所吉者，誠陋矣！虞初一書，羅唐人傳記百十家中，略引梁沈約

十數則，法奇僻荒誕，若滅若沒，可喜可愕之事，讀之使人心開神釋，骨飛眉舞，雖雄高不如史漢，簡澹不如世說，而婉縹流麗，洵小說家之琛珍船也。其述飛僊盜俠，則曼倩之滑稽；志佳冶窈窕，則季長之絳紗；一切花妖木魅，牛鬼蛇神，則曼卿之野飲；意有所藥激，語有所托歸，律之風雅之罪人，彼因歉然不辭矣。使咄咄讀古，而不知此味，卽日垂衣執笏，陳寶列俎，終是三館畫手，一堂木偶耳。何所討真趣哉？余暇日特爲點校之，以借世之奇雋沈麗者。

臨川湯顯祖撰

虞初志序

稗虞象胥之書，雖偏門曲學，詭僻怪誕，而讀者顧有味其言，往往忘倦，譬猶饕梁肉者，以海錯爲珍奇；被文繡者，以義鬪爲瑰麗；居廣廈者，以衡廬爲曠邈；飲立酒者，以醍醐爲沈湎；聽雅樂者，以鄭衛爲纏靡；蓋羊棗之不如膾炙，自昔然矣！然齊諧荒唐，汗漫支離，而終不詭於大道。故尼父春秋，取諸列國之紀；馬遷史才，絕世徽七十
二家之言；安得遂成鴻纂乎？自野史毓蕪，家鑊市鍛好奇之夫，購求百出。於是巷語街談，山言海說之流，一時充肆，非不紛然盛矣，奈何嚼蠟鋪糟，愈趨而愈不競，使夫目未下，而恨秦灰之既燼，卷乍披而思漢甌之堪覆，盈箱積案，徒多奚爲？吾友仲虛英君，博雅好古，

緯略塞胸，腹笥溢於邊韶，架帙侈於李泌，以虞初一志，並出唐人之撰其事，覈其旨，雋其文，爛熳而陸離，可以代捉麈之譚，資捫蝨之論。乃於游藝之暇，刪厥舛訛，授之剞劂，長篇短牘，燦然可觀。鼎染者涎垂，管窺者目眩。奚藉說詩，居然頤解。不有博奕云爾。猶賢既克免於木災，甯不增其紙價乎？

太原王穉登撰